

# 自家饭菜香

小时候住得比较简陋，记得我家只有一个小单间，好几家人共用一条走廊。吃饭时都在走廊上架起小饭桌，边吃边聊天。

有个很不爽的事，隔壁有个比我小的孩子叫“虾仔”，他家吃饭一般都比较迟，所以每到我家吃饭时，他总是喜欢站在我们桌边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，嘴巴也跟着我们嘴嚼的动作一张一合。妈妈就从碟子里夹了本来就不多的一块肉给他，他才会心满意足地走开。但过一会儿又走到别家……其实，他家当时吃的比我们好。为什么老要盯着我们？我问妈妈，妈妈笑着说：“隔壁饭菜香呗！他爸爸工作忙，常常要晚回来，由他了。”我心里很不忿。

但“隔壁饭菜香”这句俗语却久久地留在脑海。以后老是在想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现象？没想到，后来却发现有这样心理的人还是不少的。

小时候读书，常常不专心。老师教导我们学习不要三心二意，还讲了一个“小猫钓鱼”的故事：小猫钓鱼时，一会儿看见蜻蜓在飞，就想去抓蜻蜓；一会儿看见蝴蝶在舞，又想去捉蝴蝶。结果一条鱼也钓不了。在妈妈的启发下，小猫变得一心一意，果然钓到了大鱼。

工作了，有的人看见别人工作很愉快，经常出成绩，总觉得人家的岗位很好，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，老想着跳槽、跨栏、换位。

成了家，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子没过几天，心生烦躁，开始嘀咕，觉得“孩子是自己的好，老婆是别人的好。”……

“隔壁饭菜香”，其实是一种食相对人的神经的刺激，是十分虚幻的。真正香的饭菜还是自家的。经过自己辛勤努力得到收获，然后慢慢地品尝这种收获，这是一种由获得感转化成的满足感，才真正觉得甜

美。古人曾经描述过农家乐，当一年到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地耕作，到收成后，喝一口自家酿的酒，吃一口自己种的菜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感受啊！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。”好一幅自斟自乐、无比惬意的画面。

“这山望着那山高”，其实也是一种见异思迁、神游无根的性格和认知缺陷。每一座山都有其奇丽之处，每一种工作都有其独特的性状和内在的规律，不存在哪一种工作好不好。只要心无旁骛，专心致志，不但会干好工作，也会享受到工作带来的无穷乐趣。那些一辈子立足于一个平凡的岗位，勤勤恳恳，刻苦钻研而作出成绩和贡献的“工匠式”人物，不就是最好的例证？他们就像一株齐心协力往上长的树木，绝不旁逸斜出，最终长成参天的大树。

“老婆是人家的好”，其实更是受琐碎繁杂家事影响下产生的盲目和误解。婚姻是爱情发展的实现形式，爱情又是两情相悦的结果。这都是纯粹和纯真的，是维系家庭的基础。自然，由于生活的艰难而遇到波折并不奇怪，但只要多看对方的优点，多点宽容与互信，共同营造和谐的氛围，就会觉得老婆还是自家的好。俗话说：“少年夫妻老来伴。”夫妻相处，难免有性格爱好等的差异甚至会有争吵，但几十年厮守，互相将就迁就多了，就像磨合了的旧鞋、睡惯了的老床，比新的要舒服和习惯得多。到了古稀之年，身衰骨松、眼蒙耳聋，细数起来，还是结发夫妻最恩爱也最顶用。

永远记得这句话：饭菜总是自家的香！（曹南才）



## 拒绝句号

一定会有一些朋友反对我这个标题。他们会说多好的句号啊！句号表示一种完成，一种圆满，一种有志者事竟成，一种成果与收获，或者干脆把这溜圆的句号看成一个个饱满的果实。他们还会问我，当你完成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，在那上千页稿纸的最末一行画上一个句号时，难道你没有如释重负、飘飘欲仙的感受？没有那种大功告成后该痛快干一杯的喜悦吗？

当然，这样的句号我也喜欢，但人生还有另一个句号。

打个比方，你在一条路上走，走着走着，忽然有一种“尽头感”时，这句号就隐隐出现。如果你停下来，你足下就清晰地现出一个句号。这条路可不是做一件事时那短短的距离，它是人生追求的路、艺术探索的路和事业奋进的路。这路原本无止无休，你在任何一处都可以起步，踏上征程；你也可以在任何一处画一个句号，退了出来。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句号的缘故，那精疲力竭的放弃、自寻清闲的逃逸、江郎才尽的低头认输，乃至收获后的自满自足，甚至在目标达到之后，辉煌的目标也会化为一个句号，尽管这句号闪闪发光。句号，就是停止，就是终结，就是事物最终变为有限的、死去的符号。

我说的是这种句号。

句号往往又和人的自足、人的彻悟、人的惰性连在一起，所以句号大多是人心甘情愿给自己画上的。人随时可能舒舒服服给自己画个句号，休止了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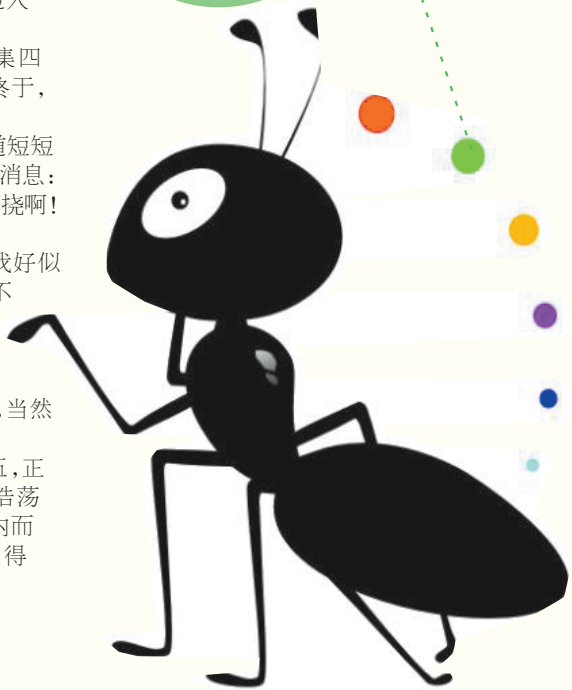
因而，我害怕句号。

我对句号保持着近于神经质的警惕，警觉它，监视它，打击它和超越它。在与句号的斗争中，我一边感到生命的活力，常常闻到自身肌肉搏斗后散发出热烘烘的清香；一边认识到这原是生命存在所必须进行的奋争，也是与自身惰性和保守的对抗。当然……它何其艰难！跨过每一个句号，都需要付出双倍的力量，其中一半是创造力。

然而，在人生或艺术的道路上，只要消灭一个句号，便开始一段崭新的充满诱惑的路。我们还会发现，被我们拒绝和消灭的句号，最终竟然会变成逗号。你是不是也会从中得到启示：最积极和充实的人生，是不断努力地把句号变为逗号。

（冯骥才）

### 蚂蚁



孩子吃剩的巧

克力，一时大意，忘了收好。次日，踏入厨房，惊得头皮发麻。

蚂蚁，成千上万只，密密麻麻、爬满四处。出尽法宝，开水烫、用药喷、用布抹、用脚踏，终于，歼灭全体，片甲不留。

疲累不堪，入房小睡。一觉醒来，迈入厨房，一看，差点昏厥在地。

蚂蚁，无数无数只，一堆一堆，麇集四方。故技重演，水、药、布、脚，齐齐出动，终于，又歼灭殆尽。

以为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了，天知道短短几个小时后，孩子又呼天抢地地捎来了坏消息：蚂蚁又卷土重来啦！真是屡败屡战、不屈不挠啊！烦躁、生气、无奈，又如此这般地狂杀一轮。

次日早上，不可思议的，旧戏重演。我好似陷入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噩梦里，烦得连不问世事的头发都站了起来。

这时，适逢钟点工到来，知道情况后，目不识丁的她，经验老到地说：

“你只顾杀屋内的，却没注意屋外的，当然无法根治啦！”

到屋外一看，果然，长长的一支队伍，正从草丛中源源不断地、斗志昂扬地、浩浩荡荡地涌入屋里。利用喷雾式杀虫剂，从内而外，再由外而内，杀个精精光光，清理得干干净净。之后，不曾再来。

斩草又除根，春风吹不生。

戒毒，不也正一样吗？暂时去除表面的“瘾”是没有用的，必须把深植于内的“欲”连根拔起，才算永永远远地爬上了岸。

（尤今）